



论马华同志小说的负面情感书写  
**A Study on the Negative Emotional Writings  
in Malaysian Chinese Homosexual Fictions**

许慧茹

**KOH FAY LU**

**16ALB04643**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士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PRIL 2021**





论马华同志小说的负面情感书写  
**A Study on the Negative Emotional Writings  
in Malaysian Chinese Homosexual Fictions**

许慧茹

**KOH FAY LU**

**16ALB04643**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士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PRIL 2021**

## 目次

宣示 .....	ii
摘要 .....	iii
致谢 .....	v
第一章 绪论 .....	1
第一节 课题背景介绍 .....	1
第二节 前人研究 .....	2
第三节 研究动机 .....	3
第四节 研究范围 .....	5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6
第六节 初步研究成果 .....	7
第二章 马华同志文学与负面情感基调界定 .....	8
第一节 何谓马华同志小说？何谓负面情感基调？ .....	8
第二节 从《有志一同》到《号角举起》：挥之不去的负面情感 .....	9
第三章 马华同志小说中负面情感的塑造与存在 .....	12
第一节 原生家庭：负面情感之身心束缚与创伤的塑造与存在 .....	12
第二节 由外而内的沉沦：内在自我的负面情感挣扎 .....	20
第三节 外界的重重阻碍：社会环境下的负面情感与其书写尝试冲击世俗的余韵 .....	26
第四章 结语 .....	37
引用书目 .....	40
附录 .....	43

##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许慧茹

---

姓名：许慧茹 KOH FAY LU

学号：16ALB04643

日期：2021年4月19日

论文题目：论马华同志小说中的负面情感书写

学生姓名：许慧茹

指导老师：李树枝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 摘要

马华同志小说可说是马华文学里的一颗遗珠，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都不成气候。既鲜少有人关注，也没有持续创作马华同志小说的作者。直到近十四年来，由许通元主编的《有志一同：马华同志小说选》以及《号角举起：马华同志小说选 2》得以出版。小说选的面世让马华同志小说的能见度被提高了，也就拥有更多相关的课题讨论。

从许通元的整理中可以看到，马华同志文学的讨论整体而言范围颇广。比如主体身份、性别平等、身体欲望、同志心理等方面都被人拿出来讨论过。但作为一个还在发展中的题材，马华同志小说的创作或讨论尚未达到高潮处。故而，笔者意欲进一步展开更多同志文本的讨论切入点或开启一个更为新颖的研究方向，希望能跻身于众多马华同志文学的讨论中，作出一些贡献。

本论文中主要关注的是马华同志小说中弥漫负面情感的问题，以此为出发点衍生出几个不同的疑问。比如负面情感如何产生，由何而来？负面情感如何渲染？以及为什么马华同志小说似乎不约而同地充斥着负面情感？

论文的内容主要聚集在第三章，笔者以五篇精彩的马华同志小说作为主要分析与解读的文本，尽可能以三个不同的小节深入诠释文本内容来回应当华同志小说如何产生负面情感。笔者以负面情感为线索，分析了同志原生家庭、同志内在自我以及保守的

马来西亚社会环境如何影响马华的同志小说。希望这样的论述能够解答为何马华同志小说的情感基调趋向单一的负面，并稍稍探讨马华同志小说其他的书写可能性。

**【关键词】** 马华同志小说、负面情感书写、原生家庭、自我挣扎、冲击世俗、马来西亚社会

## 致谢

从未想过我开始准备此篇论文时，世界会陷入疫情的慌乱之中。疫情之下，多有不便，大部分时间里，我龟缩在小小的一方天地，一点一点地将我的论文写了出来。夜深人静之时常有感慨，眨眼数年已过，所幸历尽艰辛，我最后还是平安无事地来到了人生这一阶段的终点。

我深知自己才疏学浅，心性不定，因此撰写论文的过程磕磕绊绊，疫情生活也是苦闷惊心；李树枝老师却时刻给予我论文建议，亦时常关心我于金宝的生活和身心状态，故借此机会聊表谢意，愿老师合家安康，事事顺利。

感谢我的父母，一直支持我的求学与追梦之路。自疫情以来，分隔近一年，感念母亲思念之余，亦不忘宽慰我。谢谢您理解我的处境，鼓励我抱着良好心态勇敢对一切，而我亦尽我所能，终是不负您们期望。

大学以前，总觉能理解自己的人很少，然而于金宝求学数载，得以结识三五好友，时常带给我温暖与快乐，当然也有许多哭笑不得的深刻回忆。好友不多，却对我的学业、论文、生活多有帮助。你们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亦成为我人生页面中不可磨灭的精彩内页。至此即将各奔东西，愿你们前程万里，不忘初心。

这一年以来你的陪伴何其珍贵。当我迷茫低落之时，你曾告诉我迷茫是人生的常态，而世事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你之于我，亦友亦师，此一席话，铭记一生。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课题背景介绍

由于笔者长期接触中国与日本的耽美作品<sup>1</sup>，发现在耽美小说里，虽然故事情节亦起起落落，但最终的结局大多以主人公幸福生活作为收场。故而往后开始接触马华同志小说时，笔者产生了疑虑：同是以书写同志恋情为主题，为何二者差别如此之大？这种差别不只体现于故事情节，也包括了其他的方面，例如主角的经历、心理状态等等。但由于中国耽美小说的商业化性质，笔者无意做二者的比较。

虽然笔者之后厘清了耽美文学并不等于同志文学<sup>2</sup>，前者属通俗而后者属经典，故不能一概而论。但马华同志小说的文本情感基调普遍展现出浓重的负面情感，这引起了笔者的好奇心。作品中主人公的情绪往往偏向消极或无奈，而以悲剧收尾的故事情节亦是马华同志小说里常见的情况。

---

<sup>1</sup> “耽美”一词最初出现在日本近代文学中，在日文中的发音为 たんび (tanbi)，有“唯美浪漫之意”。后来被日本漫画界用于BL (Boy's Love) 漫画上，引伸出代指一切美形男性，以及男性与男性之间不涉及繁殖的恋爱感情，最后更发展为男同性恋作品的代称之一。简引自〈耽美〉，维基词典，2017年4月29

日，<https://zh.m.wiktionary.org/zhhans/%E8%80%BD%E7%BE%8E#:~:text=%E8%80%BD%E7%BE%8E%E5%9C%A8%E6%97%A5%E6%96%87%E4%B8%AD%E7%9A%84,%E6%BC%AB%E7%94%BB%E7%9A%84%E4%BB%A3%E7%A7%B0%E4%B9%8B%E4%B8%80%E3%80%82&text=%E8%8A%82%E3%80%81%E4%BA%BA%E7%89%A9%E9%83%BD%E4%B8%8D%E9%80%8A%E8%89%B2%EF%BC%8C%E5%B0%B1%E6%98%AF%E5%8D%95%E7%BA%AF%E4%BA%86%E7%82%B9%E3%80%82>。

<sup>2</sup> 纪大伟在《同志文学史：台湾的发明》厘清了同志文学的定义，当中提及多数人认为描绘两名美男子恋情的“BL文学”等于“同志文学”，但这种认知其实偏向刻板印象特征，而未必偏向定义。而耽美文学便是从BL文学引申而来，故而笔者得此结论。详见纪大伟，《同志文学史：台湾的发明》（台北：经联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页46。

张光达于《号角举起:马华同志小说选 2》的序中提出了几个未来马华同志文学可处理的面向,当中便提及了马华同志小说里的负面情感。他进一步地抛出疑问,负面情感弥漫于马华同志小说中,是书写策略的问题还是历史结构的问题?<sup>3</sup>笔者当下尤如醍醐灌顶,而后敲定出此次的论文命题——论马华同志小说的负面情感书写。

## 第二节 前人研究

进行一篇新的课题研究时,前人在相关课题或领域的成果是一篇新论文的基础之一,甚至能起到开拓视野与思维的作用。当论及马华同志小说研究时,绝不可略过的学者便有许通元。他的〈假设这是马华同志小说史〉<sup>4</sup>以及〈马华同志小说史(一)〉<sup>5</sup>系统地整理了马华同志小说的发展与历史,于是笔者将之列入参考。但许氏的这两篇作品主要侧重梳理马华同志小说的历史与脉络,而针对文本的文学性分析则较少。

既然要讨论“同志文学”,便要对相关定义有着清晰的认知。在这一方面,欧阳文风出版了不少有关同性恋的读物,笔者亦多有参考。除此之外,如今常见的马华同志小说研究,主要集中在身体书写、解读同志心理活动、同志的身份或性别认同、同志文化等这几大类。这些课题的前人研究成果较多,且能给予不同程度的启发,故而亦被笔者列在前人研究的研读清单中。

---

<sup>3</sup> 张光达,〈马华同志小说的栖身之所——序许通元编《号角举起:马华同志小说选 2》〉(雪兰莪:有人出版社,2019),页16。

<sup>4</sup> 许通元,〈假设这是马华同志小说史〉,收录于许氏主编:《有志一同:马华同志小说选》(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07),页209-247。

<sup>5</sup> 许通元,〈马华同志小说史(一)〉,收录于许氏主编:《号角举起:马华同志小说选 2》(雪兰莪:有人出版社,2019),页256-315。

例如周美珊的《马华同志小说中的身体与国族》和张斯翔的《论马华同志小说与同志文化》。前者以身体书写的角度去讨文本，展现了马华同志小说不同阶段的演变<sup>6</sup>；后者则从马华同志所面对的性别身份政治史作为起点，结合同志面临的困境，将其化作一种观察视角来展开论述<sup>7</sup>。除了以上两篇论文，拉曼大学亦有不少学长姐做了马华同志文学的研究，如郭建树的《论许通元〈数梦〉同志的心理语言及身份认同》亦是笔者所参照的前人研究之一。

马华同志小说的研究较香港、台湾以及中国的同志文学研究而言仍旧是贫瘠的，因此笔者绝不可忽略来自港台大陆等地区的学者的研究成果。例如《台湾同志小说选》和《同志论》，二者属于提供专有名词定义，且年代稍早。若论近年佳作，尚有由陈芳明主编，纪大伟撰写的《同志文学史：台湾的发明》。该书主要以文学史的角度去研究台湾的同志文学发展脉络<sup>8</sup>，与许通元的〈马华同志小说史（一）〉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书中内容亦提及了马华同志文学以及一些文类与书写的问题，研究范围广而深，是非常重要的前人研究之一。

### 第三节 研究动机

每每论及马华文学，首先想起的会是什么？雨林文学？离散文学？在马华文学这块领域中，不乏精彩的题材与经典的作品，历年来亦有许多对于这些作品的讨论与研

---

<sup>6</sup> 周美珊，《马华同志小说中的身体与国族》（台中：国立中兴大学台湾文学与跨国文化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2017），页 1-2。

<sup>7</sup> 张斯翔，《论马华同志小说与同志文化》（台北：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硕士学位论文，2012），页 1-3。

<sup>8</sup> 纪大伟，《同志文学史：台湾的发明》，页 22。

究。在这文学的森林里，当然少不了同志题材的作品。然而，马华的同志文学常年处在隐秘的角落里，有一段很长的时间都不成气候。不仅无人关注，也没有特别多的作品，它不像中国的耽美小说那样广泛地传播，又不像港台日那样有系统的讨论。直到2005年，《蕉风》出版了〈性/别越界：爱人同志〉专辑，而后在2007年，许通元编著出版了《有志一同：马华同志小说选》，这种公开讨论并编著作品集的行为无疑是将本来被边缘化的马华同志文学摆上台面，提醒大家，马华文学里还有这么一个值得讨论的文学题材存在。

经过了十二年，许通元又再度编著出版了《号角举起：马华同志小说选 2》。该书末尾附录的〈马华同志小说史（一）〉中，列出一系列有关马华同志文学的研究，笔者从许氏的整理中发现，马华同志文学的讨论整体而言虽不能说特别多，但其范围颇广。从主体身份、性别平等、身体欲望、同志心理等领域都各有研究成果，然而，作为曾经被长期忽略，且仍在持续发展的题材，不论是相关的创作或研究，马华同志文学绝对拥有更大的成长空间。

因此，笔者希望进一步展开更多同志文本的讨论切入点或开启一个更为新颖的研究方向，于是便有了这篇以负面情感为切入点的论文。其中主要聚焦于回应马华同志小说的负面情感由何而来？以及，为什么马华同志小说似乎不约而同地充斥着负面情感？同时，笔者希冀以此课题研究作为一个基础，跻身于众多马华同志文学的讨论中，作些许贡献。

## 第四节 研究范围

同志文学的文类包括散文、诗以及小说，而笔者选择小说进行研究的原因则是，相较于散文或诗，小说的篇幅更长，能进行讨论的切入点较多；在归类或断定一部文学作品是否是同志文学上，小说亦比前二者更容易界定。<sup>9</sup>另外，许通元所编著的马华同志小说选汇集了质量高的文本，除了让马华同志小说得以见光，当中不乏经典与新颖之作，为笔者提供了研究的素材。

承上文所提，许氏分别在 2007 年与 2019 年编著并出版了两本马华同志小说选；前者可谓开创马华同志小说先河，将被漠视的作品集结并摆上台面，提高了马华同志小说的可见度；后者则是在十二年以后的二度出击，显然并未打算让马华同志小说再次沉寂。

在这些作品集面世以前，若谈起马华同志小说，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大多是陈志鸿的《腿》，或者是商晚筠《跳蚤》，这一现象却侧面透露了马华同志小说“经典”文本的缺失。马华同志小说并不是没有经典作品，而是过于零散，而许氏所作的整理出版无疑是帮助了想要进行相关研究的人，同时让更多同志题材的作品得以见光。这两本书所收录的作品皆来自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故事和角色，却都是关于同志。有一定程度的多样性，也有时间跨度，且大多也拥有较为负面的情感调性，也就符合笔者的论文命题，故而，将研究文本的范围锁定在这两本作品集里。

---

<sup>9</sup> 此处笔者采用张斯翔之观点，即散文创作量多，不易归类；诗用字精炼艰涩，难以断定是否带有同志特质。详见张斯翔，《论马华同志小说与同志文化》，页 3。又及，马华同志散文或诗的现身尚不及马华同志小说那般有系统，不排除前二者数量比后者多，但在收集上实在无从做起，故而笔者转向小说这一文类。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首先，采用文献收集和分析法去了解相关的背景。笔者透过收集、整理及阅读论文等文献以获取相关资料如同志文学的书写、同志的定义、同志的起源、马华同志小说的历史等。笔者尽可能地考察了所能搜寻到的马华同志文本。除了本论文中主要提及的两本马华同志小说选，也包括了其他作家的作品集以及收编于其他马华文学刊物中的零散篇章，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关研究。

其次为运用文本细读法。笔者将从书写策略切入文本进行讨论，讨论作者的书写是如何塑造出同志文学的负面情感。小说是故事性极强文类，因此笔者主要会从书写意象、主题、情节安排、背景等方面下手。通过细读，分析小说文本，并着重在作者“如何书写”以及“为何如此书写”小说情景。希望通过提出这个问题，能得出马华同志小说中的悲伤/其他负面情感是如何产生。

最后，笔者也会从社会历史研究法入手。作品是由作者所创，而作者总是处于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故其作品多少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带有所属社会历史环境的脉络。<sup>10</sup>根据这个说法，马华同志小说拥有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而笔者将针对此特点以社会历史研究法去讨论马华同志小说。论述文本如何受到作者成长的环境、遭遇、以及社会历史政治经济等空间的影响<sup>11</sup>。

---

<sup>10</sup> 胡经之等主编，《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页24。

<sup>11</sup> 笔者认为，文本所述固然无法代言一个时代的社会文化面貌，但社会历史环境却能对文本内容产生影响，我们亦可从中窥见一些端倪，因此考察这部分是极为重要的。

在正式展开讨论之前笔者也陷入了一些难题，即讨论马华同志小说到底需不需要在意作者的身份？最终笔者决定采用林日锦在〈恐同国度的彩虹交响曲——读《有志一同：马华同志小说选》〉这篇文章提出的论点：“认为同志作家才有资格书写同志文学，或带有‘同志主体’效果的小说，这种说法实际上缩小了同志文学的想象空间。”<sup>12</sup>确认这点以后，笔者开始筛选合适的文本，以便进行更为详尽的分析来论证笔者的论点。

## 第六节 初步研究成果

此节简单概括笔者初步所得的研究结果：

- 一， 马华同志小说弥漫的负面情感多由作者的书写所带出，如故事背景和剧情安排、角色的设定、意象的运用等等。
- 二， 马华同志小说中普遍拥有负面情感，亦与马华社会环境的氛围有关。

---

<sup>12</sup> 林日锦，〈恐同国度的彩虹交响曲——读《有志一同：马华同志小说选》〉，《季风带》，2017年12月，页43。

## 第二章 马华同志文学与负面情感基调界定

在文学作品里，情感的存在是必然的。正如每个文本有其核心思想，而每一篇不同的文本亦有其特殊的情感基调。情感寄居于文字之中，透过故事情节传达于读者细细感受，所谓情感基调，即是文本中最明显或主要展现给读者的情感。

### 第一节 何谓马华同志小说？何谓负面情感基调？

同志一词的诠释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改变，但大多万变不离其宗。首先，同志亦称“同性恋”，指的是一个人无论在心理、情感和性爱，他的兴趣对象是同性。<sup>13</sup>然而最初挪用“同志”代指同性恋的，是散文家迈克，他在1970年代末于美国以同志来称呼香港的女同性恋，取“相同志同”之意。<sup>14</sup>周华山在《同志论》中则进一步扩大“同志”的意义，包含了双性爱同志、变性同志、S/M同志等等多元且广泛的身份。<sup>15</sup>近年对于“同志”的诠释，在中文语境里则又包含了男女同性恋与酷儿。<sup>16</sup>

---

<sup>13</sup> 欧阳文风，《同性恋的22堂课》（雪兰莪：大将出版社，2013），页21。

<sup>14</sup> 转引自许通元，〈假设这是马华同志小说史〉，页209。

<sup>15</sup> 周华山，《同志论》（香港：香港同志研究社，1995），页117。

<sup>16</sup> 许通元，〈马华同志小说史（一）〉，页273。

关于同志小说的概念，笔者参考朱伟诚的看法：“凡是从同志观点觉得能发生意义的小说都该包括”<sup>17</sup>。在这基础之上，马华同志小说广义而言便是马来西亚华人书写/创作有关马来西亚同志的生活或情感的小说，而马来西亚同志也包括非华族的同志。

负面情感基调则取其字面意义，即小说里那些倾向贬义或糟糕的情感状态。在进入更为详细的文本解读之前，笔者为两本小说选里的文本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与分类，主要归类了这些文本中的年份、同志身份、剧情大纲和情感基调。<sup>18</sup>透过这样的整理，能得出马华同志小说里的确拥有负面情感的基调<sup>19</sup>，再考察这样的趋势背后所存在的原因与意义。

## 第二节 从《有志一同》到《号角举起》：挥之不去的负面情感

承接上文，针对相关的梳理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两本小说选所收录的文本大多充斥着负面的情感。如悲伤、无奈、压抑、麻木、切割自我等等，是这些作品中较为明显的负面情感来源。作为两本有时间跨度的作品集，不难发现从《有志一同：马华同志小说选》到《号角举起：马华同志小说选 2》存在着变化，最明显的当然要属题材的多样性与文本情感基调的微妙异同了。

---

<sup>17</sup> 朱伟诚，〈另类经典：台湾同志文学（小说）史论〉，《台湾同志小说选》（台湾：二鱼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页 10。

<sup>18</sup> 详细分类请参考附录。

<sup>19</sup> 由于笔者无法收集更多的文本（马华同志小说零散于报刊，收集起来十分困难），因此无法定义其负面情感的源头，即什么时候开始浮现？若其源头得以论证或许能得出一个更完整的马华同志小说情感面貌。

首先两本小说选中的作品某些程度上存在着相似主题。比如当中都存在着讨论同志与原生家庭关系的作品、讨论同志心理状态的作品、讨论马华历史社会<sup>20</sup>对同志的影响的主题。<sup>21</sup>笔者发现，这些元素/主题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文本中，也有专注讨论一个主题的同志文本。相同的是，这些元素都是造成文本负面情感的原因，其强弱程度则取决于作者的描写与架构，后文将继续讨论这一部分，此处先按下不表。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编著小说选涉及编者的选择，但许氏（编者）基于想要让更多的马华同志小说得以见光并构成马华同志小说史的心态，尽可能地让小说选收录不同主题的同志小说，展现多元的马华同志小说。故而，笔者在这里撇除编者选取文本是否存在偏好的问题。<sup>22</sup>

回到文本情感基调存在微妙异同这点上，若将两本小说选的作品以时间线排列，就会发现 2000 年以前的文本，其负面情感的书写与表达相对地浅淡或隐晦，仅有少数文本展现出比较直接而强烈的悲情感。来到 2000 年以后，从 2002 年开始，笔者研究范围内的文本情感基调依旧较为负面，但又不及 2000 年以前隐晦，而是渐渐以剖析角色的心理以及外在状态（家庭或社会状况）的方式带出较明显的负面情感。

时间往后推移，2007 年以后的马华同志小说题材开始展现<sup>23</sup>比较多元的面貌。跨族群、冲击宗教与世俗观、同志情色书写、少数性别群体或癖好书写开始慢慢浮现。其中的负面情感也随着作者们抛出问题，描写同志生活时被展现在读者面前，且比以

---

<sup>20</sup> 笔者按：这里的“马华历史社会”并不只是马来西亚华族的历史社会，而还包含了广义上的马来西亚历史社会。

<sup>21</sup> 另外，在这两本小说选中，女同志或其他少数性别弱势群体的存在比男同志来得少。这印证了在马华同志小说里，有关男同志的作品确实比女同志或其他性别群体来得更多，或许印证了在同志文化中，女同志与其他性别群体的能见度比男同志更低。但与笔者的论文命题无太多关联，故不进行讨论。

<sup>22</sup> 许氏对于“同志”的定义与认知与笔者前文所书相同，基于这点，大致可以排除许氏将某些自认为不是同志文学的作品筛掉的可能性。

<sup>23</sup> 笔者按：亦可说是得以展现，这归功于许通元的尝试以及努力，让作家和读者都看到了马华同志小说发展的可能性。

往来得更浓厚。也因此，在这两本小说选中，笔者所选择的文本大多来自 2007 年以后，少数则来自 2007 年以前。诚然，马华同志小说中的这些负面情感都不是完全直观或直接展现的。作者们更偏好以情景、意象暗喻等元素侧面带出这些情感，但这并不影响情感的渲染，反而会让读者的感受更加深刻。

笔者之所以要讨论马华同志小说的负面情感，是因为这样的元素似乎已经成为了马华同志小说的固定现象或写作趋势，这又因何而致？文本中哪些书写产生了负面情感？是否是社会历史长期影响下的潜移默化而导致？接下来笔者选出了五篇马华同志小说进行解读与分析，以期得到一个可能的答案。

### 第三章 马华同志小说中负面情感的塑造与存在

前文笔者提及，负面情感似乎已经成为马华同志小说的固定元素。在这些同志小说里负面情感的存在各有不同，有的开篇就直接搬到读者面前，也有循序渐进的，当然更多时候偏向隐晦。张光达曾在《号角举起》的序里提出，马华同志小说普遍弥漫着负面情感，而“弥漫”一词之词义便是“到处充斥着；布满”一如负面情感之于马华同志小说。

水流往往由高往低流去，同理，一部小说少不了高潮与转折。因此在笔者看来，这些复杂文本中的某些元素，就象征着一个转折点，或亦可将其理解为，导致小说弥漫负面情感的决定性因素。而这些转折点可能是由意象、叙事又或者是某些对应社会环境的隐喻所塑造而成。

#### 第一节 原生家庭：负面情感之身心束缚与创伤的塑造与存在

在笔者考察的小说文本中，发现马华同志小说或多或少都提及了家庭的元素，而此处所指的家庭大多是主角（同志）的原生家庭，并且拥有马华传统家庭的特色。<sup>24</sup>虽

---

<sup>24</sup> 由于本节的同志角色皆来自华族，因此此处的“马华传统家庭特色”指的是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观念等元素，在本论文的语境下则倾向于马华族群那源自中国宗族系统的主要观念——传宗接代，孝敬父母。

然并非所有文本都拥有这个要素，但单是笔者考察的二十三篇文本中，就有六篇文本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其中的家庭元素影响<sup>25</sup>，进而产生了负面情感。

《落马坛烽烟录》讲述了一个年轻的同志与母亲的之间因观念不同所产生的冲突。小说男主的家庭是个神坛，父亲以起乩画符为生，而男主则因厌恶迷信行为而无意继承衣钵，反倒是母亲在父亲去世以后接下了这份家业，而母子二人总是为了各自的看法争吵不休，儿子陈万勇的同志身份则深化了他们之间的矛盾。

小说开篇就直接将亲人间的冲突摆到台面上来：“这是我最后一次忠告你，你听是不听，老妈平时怎样行事你不是没看到吧。”<sup>26</sup>短短两行句子，能从中得知是一位母亲在警告儿子，却又不知道她是因为什么有此反应。当我们往下阅读则又以为，这是信奉科学的儿子与迷信的母亲的抗争，直到母亲说出：“你那个朋友，是为了你，才跟妻子离婚的！”<sup>27</sup>至此，这篇小说的同志情节初见端倪。得知这点以后再回看开篇首二句，便又得出其他感受——小说以一个神坛家庭，借两代人的观念差异，透过文本中男主与其伴侣的处境隐晦点出部分马华同志所面临的问题。

文本中的观念差异，是造成男主母子代沟的主要原因。在小说的语境里，这里的观念差异指的不只是迷信和反迷信的差别，更暗指拥有老旧思想的长辈，以及其对立面，代表新颖，相对理性的男主。当小说里一点一点透露出男主的性向，以及他与“朋友”的互动时，先前的“老旧思想”进而被赋予了另一层意义——歧视同志或对同志有所误解的人们。男主的母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在察觉儿子与“朋友”

---

<sup>25</sup> 此处的家庭元素除了前文所说的马华传统家庭的特色（传统思想），也包括马华传统家庭对于同志的态度，以及同志对于自身家庭的态度。

<sup>26</sup> 陈蝶，《落马坛烽烟录》，收录于许氏主编：《有志一同：马华同志小说选》（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07），页175。

<sup>27</sup> 陈蝶，《落马坛烽烟录》，《有志一同：马华同志小说选》，页177。

的微妙关系时予以警告，并且表示自家虽是个神坛，“可也是个正当人家，没做过什么不体面的事。”<sup>28</sup>

这样的家，对于男主来说其实是一种束缚。在家他尚且无法坦荡地与自己的爱人在一起，纵然他的伴侣如何乐观劝慰，男主始终无法释然，但他仍旧希望得到母亲的认同而不断地努力着。至于男主的父亲开场便缺席，小说中提父亲亦是个起乩画符的，尤爱请断头关帝君为人解难。由此可见，他生在一个“迷信之家”，却天然地信仰科学，就显得他格格不入。这一部分的描写其实也潜藏着隐喻：男主生来不同。在自己家里，他反对迷信；在社会里，他有别于大多数人，是个同性恋。在小说里，男主拒绝继承父亲的衣钵，认为“我不继承衣钵的话，落马坛将后继无人”<sup>29</sup>。后文揭露男主希望自家可以脱离神坛的工作，除了可将其视作男主想要摆脱老旧思想与迷信行业的行动，同时，笔者以为这段剧情，亦暗喻了男主身为同志无法延续后代，也就犯了马华传统家庭里的大忌，使他成为家庭里的异类。

在小说的最后，男主与母亲以鹿角蕨展开了对话：

**“这种东西叫鹿角蕨，从大山里拔下来的，你都没看过吧，非得寄住在别的树上才活得下去！”**

**（中略）**

**妈，每样植物都有它的独特性！就是寄生植物，也有它被赋予的使命吧。**

---

<sup>28</sup> 陈蝶，〈落马坛烽烟录〉，《有志一同：马华同志小说选》，页177。

<sup>29</sup> 陈蝶，〈落马坛烽烟录〉，《有志一同：马华同志小说选》，页179。

**No, 我偏要教它学习如何在地上生长, 离开泥土的草木, 就是不正常。”<sup>30</sup>**

作者安排这样一段对话, 是要告诉读者——母亲对鹿角蕨暗的态度其实就代表了母亲对于身为同志的儿子的看法。对这位陈腐固执的母亲而言, 无法在地上扎根生长的草木“不正常”, 她“长歪”了的儿子就像寄生植物鹿角蕨一样不正常。但同时, 她坚信着她的矫正可以让一切回到“正常”状态。这样的心态是基于何种原因作者没有明确指出<sup>31</sup>, 但他们终究没能达成共识, 因为在男主看来, 那棵可以治疗心脏病的稀有鹿角蕨, 被母亲拿捏得死死的, 根本没有活路可言。某种程度上, 这亦是男主与母亲之间的关系表现。

这篇小说以一对母子, 带出了异性恋/同性恋, 传统/现代价值观之间的冲突, 通过塑造一个迷信且传统的母亲, 无孔不入地对向往自由的儿子进行精神施压。母亲对于外人而言是救苦解难的对象; 对于儿子来说却是他痛苦的根源之一。但家庭情谊之于同志亦难以轻易割舍, 正是这样的关系反差与软性压迫, 在小说里营造出一种负面情感, 时刻萦绕在主角身上。他并非没有反抗这样的家庭关系或氛围, 然而无论他如何抗争, 也无法做到真正舍弃母亲。小说结尾的末句这样写道: “我很想为了它, 为了一些什么, 而哀悼。”<sup>32</sup>更是将这种悲伤, 无力与无奈的感觉发挥到极致, 男主哀悼的不只是鹿角蕨, 更是他自己。

〈我们在冰冷的岛屿上相拥〉讲的是一个出柜男同志的经历, 但这篇小说将背景放在了繁华的吉隆坡都市, 而主人公则年过四十, 青春与活力不再。他年少时对家人出

---

<sup>30</sup> 陈蝶, 〈落马坛烽烟录〉, 《有志一同: 马华同志小说选》, 页 183。

<sup>31</sup> 除了马华传统家庭看重传宗接代或歧视同志的问题, 笔者认为或许也存在着父母担心孩子却不知如何应对的可能性。

<sup>32</sup> 陈蝶, 〈落马坛烽烟录〉, 《有志一同: 马华同志小说选》, 页 183。

柜以后，因不被接受而从家乡（马六甲）“逃”到了吉隆坡工作。<sup>33</sup>在吉隆坡，他拥有自己的同类，却始终没有获得归属感。小说在主人公的回忆与现在来回穿梭叙述，让读者看到一个渴望家/归属感的同志的过往与心路历程，作者更是巧妙地将“家”与主人公的同志情节链接在一起。

相比起〈落〉里面仅有母亲的角色代表了家庭，〈我〉这篇小说倒是创造了不少的家庭成员，有父母、爷奶、兄姐，甚至还有一些亲戚。我们可以窥见，这是一个大家庭。而在主人公出柜时，偌大的家中仅有奶奶向他表明了支持。笔者以为，这样的设定借着反差冲击了读者与小说中的主角——他的家人很多，他们却又不全然是他的家人。

〈我〉侧重于归属感，并以“家”以及“同类”来讲主角的归属感。讽刺的是，不论是家人还是同类，除了奶奶，都没有让他获得真正想要的归属感。从同类的方面来说，他有朋友、（前）男友、炮友、甚至是白月光一般的初恋，但他们最后都因各种原因离他而去；从家庭的方面而言，作者创造出一个“只有两个男儿的大家庭”<sup>34</sup>，是传统的马华家庭，讲究传宗接代，反对同性恋，亦拒绝承认孩子的同性恋身份。

于是，当“父亲站起来赶走他带回家的男友，他站起来推开父亲，父亲撞翻一桌子的年夜饭菜，菜散人散”<sup>35</sup>，推开家人这个动作其实是双向的。父亲（家人）先展露抗拒与不认同，选择推开儿子所认定的家人（男友），儿子继而推开自己的父亲。这就代表着他们同时斩断了彼此之间的联系。而男主在回忆以后，有着这样的独白：

---

<sup>33</sup> 除〈我们在冰冷的岛屿上相拥〉，这种出逃/被放逐的行为亦出现在了〈落马坛烽烟录〉和另一篇笔者未列入讨论的文本〈剩下的是全部〉。〈落〉里陈万勇曾与杜绝（伴侣）到国外度假，暂时逃离歧视的目光，而〈剩〉则是以离马留美带出这一举动。张斯翔在《论马华同志小说与同志文化》将这样的现象称作“离国离家的双重离散意识”（页 58-64），而纪大伟在《同志文学史：台湾的发明》里也有类似的观点，称之“罢家”（页 280-304）。

<sup>34</sup> 吴鑫霖，〈我们在冰冷的岛屿上相拥〉，收录于许氏主编：《号角举起：马华同志小说选 2》（雪兰莪：有人出版社，2019），页 189。

<sup>35</sup> 吴鑫霖，〈我们在冰冷的岛屿上相拥〉，《号角举起：马华同志小说选 2》，页 189。

“家族对他来说，就像禁锢着他的枷锁，他要的只是一个他爱而也爱他的人，怎么所有人都不赞成呢？”<sup>36</sup>

可见他其实渴望得到家人的认同，亦希望自己能被接受，然而于他而言最亲近的人却主动将他放逐，也就为男主往后的孤独感以及苦闷埋下暗线。

我们再看看小说里唯一接受男主的家人——他的奶奶。奶奶在他出柜半年后搭车到吉隆坡看他，关心他的生活，给他生活费，直到他的爷爷中风以前，奶奶一直保持着几个月去看他一次的习惯。小说里，奶奶从未开口问男主关于他性向的问题，亦不责骂或纠正，而是默默地以自己的方式支持孙子。

但这难得的善意伴随着奶奶的去世消失了。这份善意之所以特殊，是由于其源自于男主的家庭，是他长久以来所希冀的认同与归属感。当奶奶去世，男主“突然感觉这个阿奶也有份的身体的部分败落消亡了”<sup>37</sup>这边所说的“阿奶也有份的身体”指的不仅是他们祖孙二人的血缘关系，更包括了奶奶对他的支持。笔者以为，这份隐晦的爱意支撑了男主在浮华世界中的生活，与他其他家人的存在形成了对比，因而在失去这份爱的时候，悲哀的情感就渐渐地被渲染起来。

小说后半，男主决定辞职回家，我们可以从他的独白发现，他像是一个漂泊许久的浪人，企图寻找一个歇脚处来缓解他的疲惫：

---

<sup>36</sup> 吴鑫霖，〈我们在冰冷的岛屿上相拥〉，《号角举起：马华同志小说选2》，页189。

<sup>37</sup> 吴鑫霖，〈我们在冰冷的岛屿上相拥〉，《号角举起：马华同志小说选2》，页190。

“那一瞬间，突然觉得好累。（部分省略）

才多久呢？吉隆坡就变得跟他最初来的时候完全不同”<sup>38</sup>

前文笔者曾说过，这是一篇以“家”和“同类”讲同志归属感的小说，以这个切入点来看，男主本以为的归属之地在时间中逐渐消磨，他为此感到迷惑和无奈，但最终还是决定踏上归途。然而男主再一次发出了质问：

“能回去吗？回去了，该如何面对自己的身份呢？想和不想，都要做一场梦，在冷和热的灰域之间，不是外在的开朗，便是内在的沉默。”<sup>39</sup>

笔者以为，男主在最后选择回家，更像是复刻他当年选择留在吉隆坡的行为，是展开另一场旅途。回家可能也只是暂时的，毕竟他始终面临着自我身份如何自处的问题。但对当下的男主而言，在吉隆坡他拥有一群朋友，在马六甲他拥有一群家人，差异在于二者与他之间有无血缘关系，相同的是他们都无法给予他所需的认同感，无依无靠的孤独感折磨着男主，使他身心日渐压抑，最后决定离开吉隆坡。

收尾处，作者又用了—个巧妙的叙事将男主对于归属的执着体现了出来，男主回家以前先剃光留了十年的长发，象征着他与过去的道别，他：

---

<sup>38</sup> 吴鑫霖，〈我们在冰冷的岛屿上相拥〉，《号角举起：马华同志小说选2》，页192。

<sup>39</sup> 吴鑫霖，〈我们在冰冷的岛屿上相拥〉，《号角举起：马华同志小说选2》，页192-193。

“手掌在胸口上按着，感受心跳的速度。回家的意志，突然变得更真实了。这种真实的感觉，就像他高三那年，第一次跟隔壁班的男同学，相约在奥盛百货的公共厕所里，两人褪去身上的校服，互相抚摸彼此的身体……那瞬间，原来除了神，还有与自己相同的存在。”<sup>40</sup>

笔者认为这一段结尾将“回家”与最初“找到同类的归属感”连接在了一起，也就说明，男主内心深仍觉得“同性恋”是他的归属族群。因此该处不仅展现了物理上的回家，也是精神上的归位。然而，当男主认知到自我认同的重要性以后，却无法忽视站在对立面的家人，于是又形成了一种矛盾的现象——家庭作为孕育他的原始单位，却不认同他的自我价值，这又让他如何自处？作者赤裸裸地将这些现实层面的问题抛出，一前一后地提醒读者，男主有着许多无法逃避的障碍与困境。于是在看到男主身心皆孤立无援的模样以后，读者又要思考，男主（同志）到底该以什么身份和态度继续生活下去？

这进而让人联想到了小说的名字〈我们在冰冷的岛屿上相拥〉——同志们往往就像处在冰冷的孤岛上，“我们”的相拥大多是短暂的。更多的时候，“我们”何时才能够相拥？又要如何相拥？终究是一个无止尽的问题。

---

<sup>40</sup> 吴鑫霖，〈我们在冰冷的岛屿上相拥〉，《号角举起：马华同志小说选2》，页193。

## 第二节 由外而内的沉沦：内在自我的负面情感挣扎

在一众探讨马华同志小说的作品中，同志心理状态的讨论占了极大的比例。同志或性别弱势群体（LGBTQ）的心理状态在现今社会中被视作热门话题。不论是学术式的正经讨论，又或者大众式的饭后资谈，在网络资讯流通及其发达且简便的现代，不论在什么平台，几乎都可以看到相关的内容。

当我们回归到小说里的同志心理叙述，比起前二者平铺直叙地探讨，小说倒显得委婉许多，通常都是以各式各样的笔法去描写故事的内容与角色的心理状态。在这里，值得关注讨论的部分则是，为何众多的马华同志小说里，同志心理状态的描写都趋向阴郁负面的描写？举例来说，马华同志小说里常常出现带有自我厌恶情绪的同志。因此，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文本，往往拥有较为/十分压抑和哀伤的氛围。在这节，笔者主要会从选定的文本中举例什么样/哪些描写展现了故事里的同志心理状态趋向阴郁的负面情感，再试图从这些分析里找出一个可能的答案。

在一众马华作家当中，鲜少有专注于同志创作的。但真要论及哪位作家，那么便无法跳过翁弦尉。<sup>41</sup>在翁氏出版的个人小说集里面，就收录了六篇同性恋题材的作品，可说是为马华同志小说增添了不少精彩的负面情感书写的文本<sup>42</sup>。其中一篇〈游走与沉溺〉亦收入进了《马华同志小说选：有志一同》中。

---

<sup>41</sup> 笔者按：但翁氏并非只专注在同志创作，而是就整体而言，翁氏有关同志的作品较多。

<sup>42</sup> 翁弦尉收录在个人小说集《游走与沉溺》里的其中六篇马华同志小说大多拥有负面情感，文本中的角色常常面临心理焦虑、性别身份认同障碍、情感错乱等情绪与问题，故笔者将这六篇都归为马华同志小说的负面情感书写文本。

〈游走与沉溺〉的故事内容聚焦在三个年轻人之间，分别是两名男性与一名女性，塑造出三角恋的感情纠葛，却又脱离了传统的三角恋模式。<sup>43</sup>主角以倒叙的方式回忆起往事，揭露他们三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故事的因果，而文本中的时间跨度是从三人的幼年期到少年再到大学时期。翁弦尉将同性恋和异性恋摆到一起，制造出冲突，展现角色心境之复杂与矛盾，为故事提供了很好的张力。并且，书中多有较为压抑的男同志的情欲描写，在当时（2007年）可说是非常大胆的尝试，<sup>44</sup>亦是《有志一同》中，在叙述男同志情欲上处理得非常精彩引人的一篇。

笔者以为，〈游〉的亮点之一在于作者笔下的人物塑造，书中两位主要角色的心理状态皆是通过作者的文字，藏在小说情节里，伴随着主角的行为以及反应，呈现在读者面前。翁氏的〈游〉里更是写出了两种不甚相同的同志心理状态。在小说里“我”首次意识到自己的同志身份是在十四岁的时候。K在慧贞的生日宴上抱着“我”的腰起舞，而“我”因此勃起。小说这样描写“我”当时的状态：“我僵在人影晃动的舞会，藏在裤衩的硬物早已像弓一样紧绷着，迫使我无法直直站立。”<sup>45</sup>此处的“无法直直站立”其实也在说明“我”作为同志，无法正大光明地生活在小说所塑造的时间空间里。

这种以角色行为反应带出其心理状态的描写贯穿全文，不管是少年因同性而产生的生理反应、对同性春心萌动的害羞、对于自身身份爱而不得的苦恼或迷茫、甚至包含了少年懵懂的同志欲望。比如文中写道K不再参与跳绳这种“女性化”的活动，转而开始踢足球，而“我”总是在操场的树下看着“K”并且不自觉地产生臆想：

---

<sup>43</sup>传统三角恋模式为两男同时爱上一女，在〈游走与沉溺〉中则是一男一女爱上其中一名男性。又及，雅蒙的〈花非花〉中亦出现了这样的反传统三角恋模式。

<sup>44</sup>笔者按：〈游〉实为1999年发表的新加坡金笔奖华文组短篇小说组首奖，但此处笔者选用《有志一同》的出版年份。

<sup>45</sup>翁弦尉，〈游走与沉溺〉，收录于许氏主编：《有志一同：马华同志小说选》（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07）页48。

“那粒球大部分时候总是依偎在你的脚趾，我莫名嫉妒起那粒球。既然我不会踢足球，不能和你在一起，化身成那粒球，被一群硕壮的男孩穷追，那有多快乐……当然，你对我最好了，我会最终选择依贴在你的脚趾下，宁愿被你光秃秃温柔脚掌上下摩挲……”<sup>46</sup>

“我”的目光总是停留在 K 的身上，又因倾心于他而展现出一幅千依百顺的样子。“我”常常不会拒绝 K 的要求。比如在教室里的手淫，每月一两次的房间见面“玩游戏”。<sup>47</sup>

其实“我”在小说里作为一个愿意面对自己性取向以及身份的男同志，其所产生的负面情感来源，恰恰是他身边的两个人造成的——他爱着的 K 以及一起长大的慧贞。虽然“我”并没有大胆出柜，但在面对自我这一点上倒没有逃避；而 K 作为同样意识到自己同志身份的角色，却拒绝接受真实的自我，甚至在知道“我”是同性恋且爱慕着自己的情况下，K 一再逃避，一再否定了“我”的存在。但同时，他却又享受着和“我”在一起时能够大胆抒发对同性欲望与需要的暧昧感受。恰是这种暧昧又反复的行为为“我”带来了痛苦与无力感。K 的行为对“我”造成了伤害，但“我”又难以自拔。于是“我”将之视作“我爱你不得不面对的习题”<sup>48</sup>，一次又一次地朝 K 奔去，

---

<sup>46</sup>翁弦尉，〈游走与沉溺〉，《有志一同：马华同志小说选》，页 49。

<sup>47</sup>小说中写道“我”与 K 的会面过程，是 K 来到“我”的房间，一起打游戏，然后 K 玩累了总会赤裸着上半身在“我”的床上睡去，“我”会偷窥 K 睡觉的样子，而 K 往往在睡醒之后翻身将“我”整个身子牢牢压住。

<sup>48</sup>翁弦尉，〈游走与沉溺〉，《有志一同：马华同志小说选》，页 54。

哪怕 K 是一座“永无承诺的黑洞”<sup>49</sup>只会让“我”的内心倍感挫败与不安，甚至让“我”对自己的同志身份自嘲，但“我”依旧义无反顾。

来到 K 这里，这个角色的阴郁负面潜藏在他逃避的行为里。K 可以说是大部分传统同志的投射，面临着自我认同的问题。他会因为被人质疑男性气质不足而慌张，会因为害怕被歧视而假装异性恋以及反对同性恋。但他终究逃离不了那个内心深处的本我，所以他徘徊在“我”与慧贞之间。“我”的存在像是 K 的避难所，而慧贞则是用来掩盖一切真相的遮羞布。但正如“我”在小说里对 K 的感慨：“你潜意识还不准备接受爱情，你只是接受了那种欲望和需要”<sup>50</sup>，和“我”相比起来，K 少了对“我”的爱慕之情，这也是为什么 K 对“我”总是忽冷忽热，好似他们之间无事发生。

笔者以为，K 以否认“我”对自己的爱意来切割自己。只要不承认，不接受“我”的爱情他就不是是一名同性恋，私底下的同志欢爱大可被归类为一种暂时的性冲动，正如 K 在讨论同性恋的身份议题时所说：“最重要是当事者本身是不是认同自己的倾向；倘若，他不认同，他有选择的自由以个人意志去重新塑造自己的倾向和命运吧。”<sup>51</sup>实际上性取向是无法选择的，因而这套说辞，配上 K 本身的行为，显得矛盾又分裂，K 的身心理所当然地被自己的行为折磨着，但也就显得他越发可悲罢了。

那么，K 主要的压抑又是源自于哪里？显然，是来自以慧贞为代表的人与社会。不夸张地说，慧贞的存在在小说里简直类比反派角色。她的无知与狭隘一方面否定了认同自己同志身份的“我”，让“我”倍感孤独破碎，且抢走了其身边的唯一同类 K；一方面，她也使得同样是同志的 K 将自己深深地藏进了柜子里，唯恐暴露身份无法在

---

<sup>49</sup>翁弦尉，〈游走与沉溺〉，《有志一同：马华同志小说选》，页 55。

<sup>50</sup>翁弦尉，〈游走与沉溺〉，《有志一同：马华同志小说选》，页 50。

<sup>51</sup>翁弦尉，〈游走与沉溺〉，《有志一同：马华同志小说选》，页 52。

这个世界上存活下去。慧贞在小说里扮演着传统的女性形象，她娇俏，甚至有些霸道无理。她会因为输了跳绳，以家长的话语来嘲笑“我”和 K 玩跳绳不够男子气概；也会逼问 K 是否赞成同性恋，甚至将同性恋比喻为“喝茶想到就会作呕的事情”。<sup>52</sup>

可见，慧贞在小说里扮演着高高在上的审视者，关注着“我”和 K 的举动，对一切评头论足。她尖锐的言行深深地伤害了“我”和 K，讽刺的是，慧贞也不是小说里唯一的审视者。“我”曾这样说：“身边不分年龄的异性在穷叫着”<sup>53</sup>慧贞这样的传统女性<sup>54</sup>以各式各样的传统教条，即男性应该怎么样/怎么做，紧紧地束缚着书中的“我”与 K。

翁氏创造了传统的慧贞，创造了传统封闭的马华社会来凸显同志的困境与悲哀；乃至故事里，“我”在经历自我怀疑，打电话寻求辅导中心的帮助时，对方亦以刻板印象来应对“我”的问题——“你是不是在单亲家庭长大/你父亲不疼爱你吗”<sup>55</sup>，简单粗暴地将同志取向归类在家庭问题里。<sup>56</sup>这样的人与环境也就间接地使得“我”与 K 面临着种种压力，却又不得不压抑本我，隐藏自己，差别仅在于“我”至少愿意接受自己，而 K 拒绝并逃避自我。

故事的后半 K 与“我”来了一场短暂的出走，在森林公园的几天是他们得以放松的时刻，但这场出走终要结束，而等待着他们的依旧是以慧贞为代表的 unfair 对待。慧

---

<sup>52</sup>翁弦尉，〈游走与沉溺〉，《有志一同：马华同志小说选》，页 52。

<sup>53</sup>翁弦尉，〈游走与沉溺〉，《有志一同：马华同志小说选》，页 48。

<sup>54</sup>在小说里翁氏塑造了女老师、女同学、母亲等角色，并让她们以刻板印象去束缚“我”与 K。比如强调要男性负责粗重工作，礼让女性；或者做不好事情就会被骂“你是不是男人”等。这种刻板印象在华人社会里很常见，哪怕现代多宣传自由的真我，但类似的言论与行为其实并没有消失。

<sup>55</sup>翁弦尉，〈游走与沉溺〉，《有志一同：马华同志小说选》，页 61。

<sup>56</sup>这种将同性恋取向归咎于后天家庭关系所导致的说法是反同性恋者的常见观点之一。可参考欧阳文风的解释：“二是由后天非个人可能选择的因素而形成同性恋的结果比如子女与父母关系恶劣，或母亲凶悍但父亲软弱无能，结果在这种家庭成长的男孩会因此变成同性恋。”当然，欧氏反对此说法，认为异性恋也有与父母关系不合的。详见欧阳文风，《同性恋的 22 堂课》，页 33。

贞的自杀让校园流言四起，K 再一次地丢下“我”逃跑了。文中尤让笔者撼动的部分是 K 离开的时候，叮嘱“我”说：

“记住，我和你从来没有去过公园，我甚至不知道你是去哪里。

请再记住，慧贞只能活一次。”<sup>57</sup>

配上“我”之后的内心独白，直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味否决我们的私人记忆，一起去唤醒一个人的生存意志。慧贞只可以活一次。是的，我的心，暴毙一百次后还在剧烈地跳着。”<sup>58</sup>

归根结底，“我”其实只是想与自己喜欢的人光明正大地在一起，哪怕他不接受，哪怕他们之间还横着一位女性“我”都没有做出什么过激的事。甚至曾经自嘲“我”与慧贞就像小时候办家家酒那样，不过他们的身份换成了一对妻妾而 K 则是他们的老爷。结尾处，“我”亦承受着来自他人的异样眼光与流言蜚语。然而，纵使意识到自己遭受了歧视与排挤，“我”却也没有（或者说不能）做些什么。由此可见，“我”是小说中最卑微，也是处境最艰难的存在。

---

<sup>57</sup>翁弦尉，〈游走与沉溺〉，《有志一同：马华同志小说选》，页 70。

<sup>58</sup>翁弦尉，〈游走与沉溺〉，《有志一同：马华同志小说选》，页 71。

小说里爱恨纠缠的三个角色其实是互相影响的，而慧贞这一女性角色对于 K 和“我”这两名同志的影响更是举足轻重。这种影响就像小说里的社会环境，是近似潜移默化的渗透。就好似 K 在森林公园对“我”表明，“我要如何说服要求我的肉体给她更多的性暗示？正当它已习惯给你。”<sup>59</sup>然而接下来 K 又说明，他所接受的价值结构是传统的价值，即一男一女繁衍后代的家庭模式，而当他尝试打破这样的模式往里头安插一个同性，这是他无法想象的画面。这亦是大多数同志所面对的难题，进而引发了深沉的纠结与痛苦。

总结而言，翁弦尉正是透过塑造一个个与同志对立的角色和环境，让他们一次次地否定同志的身份、欲望和情感，并以此来造就焦虑孤寂的同志，慢慢地渲染文本中的负面情感。并且最后，他们亦没有什么好的结局。K 和慧贞一起离开了，“我”背着那些沉重的记忆，以及来自世俗的攻击，不回头地继续“我”不被认可的人生。

### 第三节 外界的重重阻碍：社会环境下的负面情感与其书写尝试冲击世俗的余韵

上一节对于翁弦尉作品的讨论让我们看到了同志的自我负面心理状态如何令马华同志文本产生负面情感。但一通阅读下来，读者大概也能发现，虽然同志心理状态之于同志小说，可以被归类成内部因素，但笔者却也一直认为，不论是小说里的同志还是现实生活中的同志，其负面心理状态和感受其实逃不开来自外部的影响，即社会历

---

<sup>59</sup>翁弦尉，〈游走与沉溺〉，《有志一同：马华同志小说选》，页 68。

史环境的影响。不论是前文已经讨论过的作品，还是接下来将要讨论的作品，每位作者在小说里所建构的社会空间其实皆是源自于我们身边的社会现实，也就是马来西亚的社会环境。<sup>60</sup>

在笔者前文的论述中，尚未出现华人以外的种族，所以读者能看到的同志困境大多来自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世俗与传统。然而马华同志小说里并非没有友族的存在，最经典的例子当然要属陈志鸿的《腿》，而后笔者在翻阅论文时发现类似的作品还有雅蒙的《三人》。

这一在马华同志小说呈现稀缺状态的题材，却在《号角举起：马华同志小说选 2》光芒乍现，该书一共收入了三篇跨族群的同志书写<sup>61</sup>。而笔者所聚焦的就是涉及华巫同志情节的〈FAHAM〉和〈戒的诱惑〉。有趣的是，同样是涉及跨族群的同志书写，两篇作品却呈现出了完全不一样的处理。接下来，笔者将从棋子的〈FAHAM〉和 Hezt 的〈戒的诱惑〉去分析马华同志小说中跨族群的同志困境以及文本中的社会环境如何为小说塑造负面情感。

棋子的〈FAHAM〉以一对华裔和巫裔的同性伴侣作为故事的主角，讲述了宗教信仰与种族乃至政治立场都不相同的二位恋人互相磨合的过程。在笔者看来，这是一篇非常温情的马华同志小说。纵然作者在小说里点出许多同志恋人在马来西亚这个环境之下无法避免的现实问题，比如宗教、文化、种族，以及二人作为同志情侣的巨大难题——性别。但其中所描绘的同志情谊，实在美丽。可以说，在读了二十来篇故事情节和结局都较为沉重的同志小说以后，〈FAHAM〉简直让笔者眼前一亮。

---

<sup>60</sup> 笔者按：此处的马来西亚的社会环境包括了单位较小的家庭、亲友、工作环境以及单位较大的种族族群、宗教文化、政治历史等。

<sup>61</sup> 除〈FAHAM〉与〈戒的诱惑〉，另一篇是黎紫书的〈伊娃〉，其同志书写涉及跨国及跨族群的元素。

虽然该篇小说最后以常见的留白方式结束，但读者其实亦明白固中道理——小说中恩爱的二人极有可能不敌来自外部的阻碍。但是相较于大部分走向消沉结局的马华同志小说，此篇可以说是淡化了潜在的负面情感，极力呈现了温和的一面，留下淡淡的哀伤。

小说的开篇就以“我”和阿马尔之间的对话与互动，带出一对恩爱同性伴侣的形象，然而随之而来的短暂回忆里却被作者抛出大量与马来西亚有关的各类话题，让读者在阅读的同时不禁暗自感到心惊——作者真敢写，这对同性恋人真的能维持下去吗？开篇首句：“幸好我们不能结婚，不然我要改教了。”<sup>62</sup>点明了二人的同性恋身份，又带出了二人宗教不同的讯息。想必也只有长期生活在马来西亚的读者能马上理解这句话所要带出的资讯，这也就凸显了这个文本中的独有的马华元素。

小说巧妙地融合了时事，比如全美同性婚姻合法，让读者得以推敲这篇小说的时代背景是二十一世纪初（现代），而我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平权意识升起，人人大胆追求自身权利的“自由时代”。但这样的“自由”不论是在现实或小说中尚且还没有进入到马来西亚。<sup>63</sup>马来西亚基于宗教原因，对于性别弱势群体（LGBTQ）一直抱持着抗拒和极力打压的心态。伊斯兰教作为国教，在马来西亚有着大量的信徒，可笑的是，伊斯兰教默认所有出生在马来西亚的马来友族出生即穆斯林，且不允许改教；转念一想，这和性取向有种同工异曲之妙。差别仅在于前者由人定，后者则是镌刻在基因里的。

---

<sup>62</sup> 棋子，〈FAHAM〉，收录于许氏主编：《号角举起：马华同志小说选2》（雪兰莪：有人出版社，2019），页176。

<sup>63</sup> 〈FAHAM〉原载于《南洋商报·南洋文艺》（2015年12月15日）同年6月26日全美已通过同性婚姻法。当时马来西亚亦有许多相关报道，也有反对声浪。至笔者书写此论文的2021年，将近六年的时间里仍然有大大小小反对同志与性别弱势群体的新闻与话题，比如在2019年，前首相马哈迪义正辞严地拒绝实行LGBTQ的权益，以及近期的（2021年1月）关于政府欲修改355法令以更严厉地对付同性恋及性别弱势群体。基于此基础，故笔者有此一说。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小说作者其实也直接点出了二人刚刚开始交往时因着聊政治而差点翻脸。文中以你来我往的方式带出两人完全不同的政治立场，当然许多细节是没有点明的，比如：

**“阿马尔挺的是那一派，我是他反派的。他说我们新一代的华人，不知感恩；我说阿马尔你曾受过政府的优惠而我没有。”<sup>64</sup>**

但处在相同语境的读者却能马上理解这未尽之言之实意。旁敲侧击式的书写除了弱化跨族群伴侣之间冲突，亦点出马华社会自主审查言论的现象。后续行文作者将读者引入“在马来西亚同志要如何生活？”的思考，并书写了一副副近似幻境的温馨画面。

文本里作者展现了角色们的生活面貌，比如严肃的宗教问题在“我”与阿马尔之间甚少引起纠纷。作者为身为华人的“我”安排了一个最为传统的宗教信仰，佛教，反之，阿马尔是个穆斯林。小说里这样写道：“阿马尔拜他的先知，我拜我的三十五佛，着实没有冲突。”<sup>65</sup>本该形成最大隔阂的宗教信仰，因着他们相信宗教以爱为基石，也就在他们的爱情下被淡化了，阿马尔甚至对佛教十分感兴趣，而“我”也乐于解答。由此可见，两人是一对互相理解且思想开明的华巫同性恋者，而他们在属于他们的圈子内互相包容着，自由地相爱着。

---

<sup>64</sup> 棋子，〈FAHAM〉，《号角举起：马华同志小说选 2》，页 176。

<sup>65</sup> 棋子，〈FAHAM〉，《号角举起：马华同志小说选 2》，页 177。

可悲的是，只要踏出这个圈子，这些短暂的安详美好就会被打破，这亦是文本的负面情感之来源。在小说里，这样的美好似乎注定要被打破，原因在于哪怕阿马尔是一个开放开明的穆斯林，但是传宗接代的家庭观念深植于他的思想中。阿马尔在乎他的亲戚以及族群的眼光，正如小说里所说：“阿马尔是非婚不可的男人。”<sup>66</sup>但“我”亦看清一切，认为这是一个别无选择的情况，也就从不阻止阿马尔结婚。

笔者以为〈FAHAM〉是一篇很写实的小説，作者以文字架构出一个属于主角们的乌托邦，然而这个乌托邦却很窄小，甚至在那几步开外就是凶险的现实。这也就造成在阅读的时候，往往有一种感慨，既希望二人能够拥有一个美好的结局，内心深处却有一个声音持相反意见。这是来自于我们社会现实潜移默化的影响。此外，笔者发现文本中的文句有一个巧思，即以大见小，以族群与个体之间的差异显现出阿马尔这个角色的个人魅力。比如阿马尔误食酒精却没有发难；“我”表示马来人无肉不欢，并且很多有机食品并非清真，但阿马尔陪着“我”少荤吃素，甚至想要开一家专攻马来市场的素食店；二人一起实行斋戒，阿马尔会配合“我”的饮食习惯准备清淡的晚餐，尝试使用筷子吃饭。

作者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优雅温和的巫裔同性恋，打破了大多数人对于友族的偏见，也在故事里安插了许多平淡却温馨的小日常，只是这日常的背后始终围绕着许多现实的问题，就好似文中作者一面塑造他们的生活状态，一面引出他们各自的不易一样，问题没有消失，只是暂时缓解而已。

在小说结尾处有几段是笔者认为处理得十分出彩的，也是令人记忆深刻的书写。其一是描写二人斋戒第一天的晚餐，有这样一句：“我们喜欢的菜肴，不是那种传统

---

<sup>66</sup> 棋子，〈FAHAM〉，《号角举起：马华同志小说选2》，页178。

的家乡菜，而是我们共同努力寻找适合彼此身体的创作品味”<sup>67</sup>以及作者写阿马尔尝试用筷子时，“我”表示我们（华裔族群）是边哭边吃，慢慢学会用筷子的，并且在教导阿马尔用筷子时，“我”得出“只要支点与施力点对了，就能轻易夹起一颗花生”<sup>68</sup>的结论，阿马尔也为自己能夹起一颗花生感到高兴。

这几处先是暗示了这对华巫同志恋人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对应了前文所说的“他们的生存小圈子”，然后再一次带出了其实二人之间的很多习惯或观念都像学用筷子，自小就被环境所影响而养成；而笔者认为作者亦以用筷子的诀窍为一个暗喻：正如用筷子需要找到施力点与支点，他们的生活也需要找到努力的动力与支撑的理由，才能过下去。

小说里的他们始终面临着来自社会的质疑，比如“我”的朋友并不看好这段关系，甚至担心被发现的话“我”与阿马尔会被乱石掷死。这便是作者在文本里所提出的马华同志困境，于是笔者身为读者再一次发问，如果说努力和支撑的理由是他们之间的爱情，这份难得的情感要如何破除文化社会的审视与束缚？带着这份疑问，我们迎来了小说的结局——伊斯兰国的恐怖袭击使得世界不安，阿马尔则担忧于世界因伊斯兰国的残暴而误解穆斯林，唯“我”表示：“Honey, jangan risau jangan takut, saya faham.”<sup>69</sup>作者温柔地将故事暂停，许多问题仍旧没有确切答案，只因消除根深蒂固的偏见实属不易。

综上所述，作者创造了一对跨族群恋人，放大了他们的温情，却也不忘将各种现实的问题埋藏在温情的背后。诚然，一旦跨出那小小的圈子，小说里的二人必然要面

---

<sup>67</sup>棋子，〈FAHAM〉，《号角举起：马华同志小说选2》，页180。

<sup>68</sup>棋子，〈FAHAM〉，《号角举起：马华同志小说选2》，页181。

<sup>69</sup>棋子，〈FAHAM〉，《号角举起：马华同志小说选2》，页181。

对与处理一系列的问题，但在他们的圈子瓦解以前，这一切看起来都还有婉转的余地。这篇小说亦是笔者所处理的文本中，结局虽不完美，却也过度消沉的特殊例子。但笔者需要强调，文本并非没有负面情感；反之，这些负面的情感被淡化，依附在小说的社会环境里（正是我们的现实社会）看似浅淡却又无孔不入，从未消失。

在进入本节第二篇的作品解读之前，笔者想要再一次地点出：马来西亚社会对同志的态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马华同志文学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则主要体现在文本的情感基调无法脱离弥漫的负面情感。接下来所要解析的文本，亦存在着这种现象。而文本作者 Hezt 是借由网络书写来逃避（也可以视作解放）马来西亚的出版/写作审查机制，读者得以看见精彩的马华同志情欲书写。他自称是“马来西亚唯一情欲同志作家”，从〈戒的诱惑〉来看，Hezt 的同志情欲书写的确称得上大胆奔放。不仅是情欲上的书写，更是在于他通过描写性关系以及同志的故事来展现马来西亚多元复杂的文化。

〈戒的诱惑〉聚焦于两位来自不同种族的男同志的性生活。作者以巫裔男双性恋亚哲在斋戒月打破禁忌的“约炮”行为作为开端，同时写出他开放的性观念（他本身有男朋友，但还是会约炮，而男朋友对此亦是知道的。）文本中充满了男体的情欲书写，然而交欢得多么激烈热情，结束以后的对话却透露出同性恋在马来西亚的不易，形成反差与对比。

在〈戒〉里面，除了同性恋以及跨族群的主题以外，更包含了冲击宗教与世俗，开明的性观念等内容。与〈FAHAM〉相比，前者是狂野的，侧重同志之间的情欲，而后者是温和的，侧重同志之间的感情。笔者大胆假设两位作者皆有着对马华同志的关怀，所以展现各异的马华同志生活面貌的同时，他们皆提及了马来西亚社会之于同志的影响。

作者将两位不同种族的同性恋者放在一起，以赤裸的性展开小说叙述的同时，不忘插入与宗教相关的元素，比如开篇亚哲约炮时，“我有些狐疑，现在不是斋戒月吗？他怎么破戒来了？”<sup>70</sup>这一情节安排定下文本的主题，也回应了篇名——严守戒律与打破戒律之间的冲突，以及打破戒律的诱惑（男同志情欲）。这里的戒律不单指宗教的戒条，也偏向世俗、马来西亚社会与文化的戒律，换句话说，规则/传统。

接下来便是一大段的同性欢爱过程。用字直白而露骨，却也暗藏隐喻。比如当“我”与亚哲准备进行性交时，房间被放下窗帘，灯被关上，这是很正常的举动，但在小说的语境之下，隐约暗示了同志身份与欲望受到社会的压制。往后还写道“我”在性爱中透过不远处的镜子，看着镜中的自己：

**“如同透过镜头看到另一个投射出来的自己，我被一个马来年轻小伙子操着，而且还因为被操得很爽快而浪叫着，这是梦吗？这是实境吗？”<sup>71</sup>**

主角在这里的状态类似于肉体深陷在情欲快感之中，精神层面却不自觉出走并发出疑问。笔者认为这个“是梦吗？是实境吗？”的疑问源自于现实生活中的压抑累积，直到得以发泄时，短暂的快活与之前的压力形成了对比，让主角不自觉怀疑这样的美事是否是虚假的梦境？笔者则以为，小说里两人借由性爱释放的天性固然是真实的，但却因着不能长久且光明正大地存在而神似梦境。

---

<sup>70</sup> Hezt, 〈戒的诱惑〉, 收录于许氏主编:《号角举起:马华同志小说选2》(雪兰莪:有人出版社, 2019), 页196。

<sup>71</sup> Hezt, 〈戒的诱惑〉, 《号角举起:马华同志小说选2》, 页199。

小说的中间，二人的性爱结束以后，作者这样描写：

“亚哲已围上一条毛巾遮住重要部位，而且毛巾还是遮到肚脐处，我知道这是伊斯兰里的遮羞体的习性，但明明我们刚才什么都做了，还遮什么羞体呢？”

我问：“你今天破戒，是否会找一天补过再斋戒，像请假那样？”

“不会了。”

“那你会不会向你的上苍悔过？”

“哈哈，我们现在做的事情都是大罪了我还要为破戒这事情来悔过吗？”亚哲说着，想想也是。”<sup>72</sup>

可见作者再一次地提醒我们，他们二人所行之事是大罪，但当事人一副轻描淡写的状态以及前文中香汗淋漓的酣战，皆是不经意的对比。同时，亚哲习惯性的遮羞体动作，亦为接下来的剧情做了铺陈，此处先按下不表。我们继续跟随作者的文字看到亚哲与他的男朋友之间的相处，可以窥见这是一对将肉体与精神分开的同志伴侣。他们的精神相爱，哪怕肉体上无法相合，也愿意选择切割身心以后继续下去。这样的模式其实属于开放式关系的模式，伴侣们互相坦诚放任，外面的“莺莺燕燕”只是解决生理需求，最终还是会回归到伴侣身边。

乍看之下，亚哲与男友的生活很大胆，但实际上这一切都是暗中进行的。他们明面上的生活平淡无波，收入不高或许还有些困苦。“我”甚至评价他们好像没有未来，

---

<sup>72</sup> Hezt, 〈戒的诱惑〉，《号角举起：马华同志小说选2》，页202。

作者借“我”之想法再一次将读者拉回现实——且不论经济层面，在一个不承认性别弱势群体的国家，他们这样的人（同志）真的有未来可言吗？不仅如此，亚哲对自己未来的一生有着异常分清晰的认知——他可能会与女性成家（这一举动在小说里被解释为害怕孤独终老），这也就回应了前文亚哲习惯性遮羞体的动作，他在放纵以后似乎还是无法免于回归戒律的束缚。在这里，亚哲与男友的观念有了出入，前者认为他们的感情“不会是一生一世的”<sup>73</sup>；后者却容易安于现状“以为我们就是这样一辈子了”<sup>74</sup>，而“我”亦因为这段剖白感到惆怅了。于是，铺垫了大半文本的哀情渐渐地飘了出来。

〈戒〉的大半内容很狂野，结尾却有一种悲剧的美感。“我”离开做爱的房间，确定自己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因为“在这个房间里，我理应是不曾存在过的”。<sup>75</sup>笔者对于这句话的解读并不仅仅是“我”不应存在于他人的情感关系里，也包括当“我”离开这个房间，同性恋的身份就该藏起来，也就对应了“理应不曾存在过”。作者以“我们的世界里‘永恒’是传说，‘永远’在一起是童话。”<sup>76</sup>来结束小说，留给读者的是同志无法实现心愿所带来的悲哀。

大致来说，小说里的亚哲是一个冲突聚集体。他身为穆斯林且自小受宗教戒条的熏陶，却拥有与戒条相悖的性向与自我。他接受自己的双性恋身份又偏爱同志情欲，私下干脆大胆触犯禁忌，明面上则认命藏匿。这就展现了同志（或少数性别弱势群体）与宗教禁忌的潜在关系；这种自我冲突的角色，进一步被放置在国情保守的国家，带出被压迫却无力反抗的形象。然而直到最后，不论是亚哲或得过且过的亚哲男友，都

---

<sup>73</sup> Hezt, 〈戒的诱惑〉, 《号角举起: 马华同志小说选 2》, 页 207。

<sup>74</sup> Hezt, 〈戒的诱惑〉, 《号角举起: 马华同志小说选 2》, 页 207。

<sup>75</sup> Hezt, 〈戒的诱惑〉, 《号角举起: 马华同志小说选 2》, 页 209。

<sup>76</sup> Hezt, 〈戒的诱惑〉, 《号角举起: 马华同志小说选 2》, 页 209。

对现状无可奈何且必须回归世俗传统。就连“我”在离开以后，也要戴上面具继续生活。

可见，在马来西亚的环境中，同志的二重身份（自我与社会身份）无法同时存在，也就导致了同志无法避免陷入自我分裂的忧郁中。至此，全文成功营造出一种微妙的惆怅与悲观，侧面印证了马来西亚社会对于马华同志文本的影响，使其弥漫负面情感。

## 第四章 结语

笔者决定投入进马华同志小说的研究后，最终选定了马华同志小说中的负面情感作为研究命题。在整个过程之中，笔者试图在这二十来篇的小说中寻找蛛丝马迹，可能是相似的主题、反复出现的元素，不断发问——是什么造成了文本拥有负面情感的存在？在进行整理以及分析以后，笔者发现马华同志小说主要谈论的主题，广义上都与同志的身份有关，但针对这点讨论的大有人在。于是笔者最终拟定了其他几个狭义上，可能造成文本弥漫负面情感的小主题，即本论文的内容重点——同志与原生家庭、同志与内在自我以及同志与马来西亚社会这几点，是如何让马华的同志小说的情感基调总是偏向沉重消极。

受限于篇幅，笔者仅能从所考察的文本中抽取五篇极为精彩的马华同志小说来详细论述。分别是陈蝶〈落马坛烽烟录〉、吴鑫霖〈我们在冰冷的岛屿上相拥〉、翁弦尉〈游走与沉溺〉、棋子〈FAHAM〉以及 Hezt〈戒的诱惑〉。它们分别对应笔者所分出的三个小主题。首先，笔者以分析这些文本中的情节安排、意象运用等论证了这些书写策略使马华同志小说产生了负面情感。第二，纵然这五篇文本被分到不一样的小题下分别论述，但这些文本内涵丰富，并且其实在一定程度上都与每个小主题有所关联。

比如以同志原生家庭为切入点的〈落〉以及〈我〉的家人受华人传统世俗观念所影响，对同志抱有偏见，拒绝接受身为同志的家人，让他们倍感煎熬；以同志内在为切入点的〈游〉当中出现了大量歧视同志的人群，这些人群正是马来西亚社会大众的投射，而文本中的同志受对立面的他者（女性/大众/社会环境）所影响，进而产生了压抑沉郁

的自我，并长期处在不安中。以外界阻碍为切入点的〈FAHAM〉与〈戒的诱惑〉以自身力量冲击世俗、宗教、种族、性别等束缚，却始终无法摆脱大环境下的各种隐忧而不得解脱。

这侧面带出了笔者所认定的另一个观点：同志的内在挣扎其实和外部的因素（马来西亚社会环境）也有关系，并且都很大程度地影响了马华同志小说。因为这社会环境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状态，多元的种族与文化、宗教与政治都悄无声息地影响着身处这个环境的人事物。马来西亚的社会主流体制长期以来都在污名化，极力打压同志群体，导致现实中的同志不敢现身，也间接地让大众对于同志/性别弱势群体带有误解。对于同志/性别弱势群体的观点被固化，并渗透进大众的思维中。哪怕资讯再发达，其澄清能力却始终有限。

因此当马华作家书写同志小说，他们的经验加之想象（比如眼见的同志处境很艰难，自然而然假设同志的状态很悲伤）就不可避免地让这些元素都呈现在了作者的文字底下。部分作家书写的马华同志小说有着较为特殊的笔法，如偏向魔幻现实主义或带点科幻感，但本论文所选的五篇文本都偏向写实风格，他们以马来西亚社会环境为蓝本架构了文本的世界，安排具有冲突的人物和情节，安插各式各样的隐喻与意象，营造出了弥漫负面情感。

基于以上的理由，以及笔者范围内的考察，百分之九十的马华同志小说都充斥着负面情感，由此可见负面情感的弥漫已经成为了马华同志小说的固定现象或写作趋势。但棋子的作品〈FAHAM〉让笔者看见了一丝可能性。许通元收录在《号角举起》的〈马华同志小说史（一）〉提及，〈FAHAM〉三部曲之一的〈我的秘密莲花〉里，“我”与阿马尔最后还是决定继续相守，偶尔私会于彼此的私密空间。撇开小说二人需要面对的

现实问题，对比过往下场几乎统一于悲惨（沉重焦虑、孤寂无助、放逐自我等）的马华同志小说，这样的结局是稀缺的，几近美好的收尾。

笔者以为，马华的作家或许应该尝试脱离这样的写作趋势，去寻找一种新的可能性。这种追寻旨在打破自身对于同志状态的刻板印象/想象，以及以负面情感为基调的书写，转向其他创新的创作模式。例如拥有好结局的、受家人支持的、自爱自强的同志角色等等。或许马来西亚目前的环境尚不能脱离打压同志的状态，但实际上，笔者观察到在现实生活以及网络上，有不少心态乐观的同志/性别弱势群体。他们并非天真儿童，也了解当下环境的严峻，饶是如此，他们也没有放弃自我，而是小心地坚持做自己，宣传正确公平的性别观念，并且向他人散发善意。既然负面的同志面貌已有诸多页面，何不也为相对正面的同志生活与形象增添新的画面？

# 引用书目

## (一) 文本

1. 陈蝶，〈落马坛烽烟录〉，收录于许通元编：《有志一同：马华同志小说选》，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07。
2. 翁弦尉，〈游走与沉溺〉，收录于许通元编：《有志一同：马华同志小说选》，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07。
3. 吴鑫霖，〈我们在冰冷的岛屿上相拥〉，收录于许通元编：《号角举起：马华同志小说选 2》，雪兰莪：有人出版社，2019。
4. 棋子，〈FAHAM〉，收录于许通元编：《号角举起：马华同志小说选 2》，雪兰莪：有人出版社，2019。
5. Hezt，〈戒的诱惑〉，收录于许通元编：《号角举起：马华同志小说选 2》，雪兰莪：有人出版社，2019。

## (二) 专书

1. 胡经之，王岳川主编，《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2. 纪大伟著，陈芳明编，《同志文学史：台湾的发明》，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7。

3. 欧阳文风, 《同性恋的 22 堂课》, 雪兰莪: 大将出版社, 2013。
4. 许通元: 〈假设这是马华同志小说史〉, 收录于许通元编: 《有志一同: 马华同志小说选》, 吉隆坡: 有人出版社, 2007。
5. 许通元: 〈马华同志小说史(一)〉, 收录于许通元编: 《号角举起: 马华同志小说选 2》, 雪兰莪: 有人出版社, 2019。
6. 张光达: 〈马华同志小说的栖身之所——序许通元编《号角举起: 马华同志小说选 2》〉, 收录于许通元编: 《号角举起: 马华同志小说选 2》, 雪兰莪: 有人出版社, 2019。
7. 周华山, 《同志论》, 香港: 香港同志研究社, 1997。
8. 朱伟诚, 〈另类经典: 台湾同志文学(小说)史论〉, 收录于朱伟诚编: 《台湾同志小说选》, 台湾: 二鱼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5。

### (三) 学位论文

1. 郭建树, 《论许通元《数梦》同志的心理语言及身份认同》, 金宝: 拉曼大学文学士荣誉学位中华研究院中文系论文, 2014。
2. 张斯翔, 《论马华同志小说与同志文化》, 台北: 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 2012。
3. 周美珊, 《马华同志小说中的身体与国族》, 台中: 台湾文学与跨国文化研究所硕士论文, 2017。

#### (四) 杂志文章

1. 林日锦，〈恐同国度的彩虹交响曲——读《有志一同：马华同志小说选》〉，  
《季风带》，2017年12月，页43。

#### (五) 网络资料

1. 维基词典，〈耽美〉，2017年4月29日。<https://zh.m.wiktionary.org/zh-hans/%E8%80%BD%E7%BE%8E#:~:text=%E8%80%BD%E7%BE%8E%E5%9C%A8%E6%97%A5%E6%96%87%E4%B8%AD%E7%9A%84,%E6%BC%AB%E7%94%BB%E7%9A%84%E4%BB%A3%E7%A7%B0%E4%B9%8B%E4%B8%80%E3%80%82&text=%E8%8A%82%E3%80%81%E4%BA%BA%E7%89%A9%E9%83%BD%E4%B8%8D%E9%80%8A%E8%89%B2%EF%BC%8C%E5%B0%B1%E6%98%AF%E5%8D%95%E7%BA%AF%E4%BA%86%E7%82%B9%E3%80%82>。

## 附录

年份	文本/作者	同志身份	剧情大纲	情感基调	收录于
1971	《花旦》 迈克	男同志	女性化的男同志被同学霸凌，亦讲了主角慕男的爱好（稍稍提及男同志以及其父亲之间的相处和状态）	男同志状似不在意他人的议论，最后却被霸凌导致些微的恨意，但没有明确结尾，而是以“一个可能被报复的预感”结束小说，增加了一点悚然。	号角举起
1972	《花非花》 雅蒙	男同志	以异性恋女性视角出发，两男一女的三角情感故事，男同志喜欢上异性恋直男（女主角的男友） 女主角最后成为类似男同志知己的存在。结尾时男同志离开故事发生地，女主为他的处境感到哀痛，但没有明示男同志之后的状态。	男同志被议论，不被理解，爱而不得。虽然在女主角眼中男同志已经尽力豁达，但男同志本身的执着与来自女主角的不忍和难过导致全文弥漫着淡淡的哀伤	号角举起
1991	《街角》 商晚筠	女同志	以一群文艺女性的故事为开端，后专注讲三位女同性恋者的三角恋情	三位角色之间存在着缺憾，不圆满的哀伤	有志一同
1999	《游走与沉溺》 翁弦尉	男同志	以男同性恋的视角讲述故事，第一人称，有大量的心理活动。女性角色作为施加压力的一方和阻碍。讲了两男同志之间充满欲望和暧昧的相处模式，“我”所喜欢的“他”（K）是迫于世俗而选择成为异性恋。	截然不同的同志心理状态，一个爱而不得，一个逃避现实。自嘲的心理独白，无法实现的心愿以及压抑的同志欲望所引发的悲伤情绪相当浓重	有志一同

2000	《裸跑男人》 黎紫书	男同志	男主角爱上自己的舅母，却因对于“乱伦”罪名的恐惧与压抑，最后倾向了同性爱，略有处境置换的意味。	悲伤的感觉相对来说略少，故事剧情平和，但有着求而不得的缺憾。	有志一同
2000	《我把猫交给他》 林艾霖	男同志 女同志	故事主角有三人，两男一女，皆为同性恋，三人一起生活的故事，主要集中在女同性恋视角和心理的书写。女同志最后离开三人的家，似是要冒险，要找寻自我。	三位主角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伤感，女主角最甚（无法回应初恋的情感以及家庭之于她的影响）	号角举起
2002	《落马坛烽烟火》 陈蝶	男同志	讲述男同性恋与母亲抗争的小说（间接出柜的男主与坚决反对的母亲）并带出男主角与其母亲的观念落差	家人的不理解，老旧观念的束缚所引发的深厚疲惫感与伤痛。也提及他人（社会旁人）的目光对于同志的影响。	有志一同
2003	《剩下是全部》 梁伟彬	男同志	留美男同志的故事，讲述了主角内心的挣扎、同志身份不被我国认同、面对母亲（家族寄望）的恐惧等，最后以在梦中弑母暂时解脱。	其悲伤来自于主角的挣扎与对母亲的愧疚，自我厌恶和迷茫（无法成为父母想要的样子）有男同志处于精神压抑状态的沉重感	有志一同
2005	《日影》 夏绍华	男同志	以一家同志餐厅为主题，进一步讲述男同志在这家餐厅的感受，充满着暗示性的同志符号与同志空间的文本。	店主与主角的对话，以及主角的一些内心独白引发了悲伤感。但结尾相对平和。	有志一同
2005	《独舞的身影》 夏绍华	男同志 / 紧缚爱好者	细致描写了紧缚的过程与细节，讲述男主从紧缚中获得的快感的感受与心理，也有不少欣赏肉体的书写	文章以“未知的尽头”“无尽的路”等特定词汇或剧情营造出淡淡悲伤与无奈之感，既有男主角找到同类的亢奋，	号角举起

				也有他们无法长久维持现状的无力与未知迷茫之感受。	
2005	《数梦》 许通元	男同志	整体故事氛围相对奇幻的小说，在梦幻与现实的世界来回切换。小说男主对同居的室友有爱不能说，只好将情感放在梦里实现，梦与现实傻傻分不清，文本有点魔幻现实主义的感觉。	起初看会以为是两位男同志互相依偎的感觉，结果发现一切居然是梦境，梦境真实，现实虚幻，展现了男主角爱而不得只能沉溺梦境的，切割自我的悲哀。老鼠的意象则让人思考是否暗喻了男同志的身份之悲哀。	有志一同
2005	《暗红的灰烬》 李天葆	男同志	讲述男同志对男性友人（云笙）的思念，却爱而不得，只能在各种记忆中的场景“相遇”，透过他人来回忆起他，又不断地将云笙与其他男性的形象置换（涉及少数同志情欲）去缓解思念，但最后却无法将爱意宣之于口。	文本中的悲情元素来源于男主角的单相思，迷惘于自己隐秘的情感，却无法克制喜欢的心情，然而直到最后这份倾轧终究无法被得知。	有志一同
2005	《养》 陈志鸿	男同志	以较为轻描淡写的方法带出两个人的年少依恋之情，似有若无却又真挚得令人无法忽视。有隐秘的（以暗喻手法表现）同志情节。	少许的哀伤情感来自于主角的孤独（家人的态度）让他认为自己只有阿杰，这样的孤独感倒是与同志所面临的问题相差无几。	有志一同
2007	《校长的干儿子》 张永修	男同志	故事场景被放在胶园村落，从城市来的男同志校长与男学生之间暧昧的关系，亦颇有诱奸的暗喻，同时还有另一名男学生隐晦懵懂的同志情欲。	情感主调是男同学的嫉妒与不理解，还有些许对同性的悸动，但转向校长这一角色时，同志（或许还有恋童/慕少）情节就很明显了。校长	号角举起

				对“干儿子”的喜爱十分深厚，在干儿子死后最后自杀，令人错愕。	
2009	《天光》 翁弦尉	男同志	讲述中年男同志与少年男同志相遇、相恋、同居到最后分开的故事，以男同志的视角与情感讲他们的生活，叙述手法较特殊，科幻与现实来回流动的感觉，有不同的男同志视角	通篇的哀伤情感主要来自两个观念和性格都不太一样的男同志在一起以后的摩擦。暗喻了马来西亚不接受同志，也讲述了男同志的生活除了因环境还有他们自身而有所阻碍。	号角举起
2012	《出手》 陈志鸿	男同志	主角为独居的男同志教师，有大量的情感遐思，心理独白。结尾似乎是以“出手”暗喻自己的同志身份被学生发现了，多有留白。	主要透过男主角的独白带出他无法做真我的无奈与困境，被迫面对来自其他女性的爱慕，以假面和家人（姐姐）相处所面对的压力等等都让他感到无所适从。	号角举起
2014	《相遇的零度》 杨邦尼	男同志	两位男同志相知相惜的过程，主要从另一位男同志的视角出发，柏拉图的同志爱情。	抒情而富暗喻，“他怕光”“遭追杀、放逐”等字眼的运用，让人感到窒息的难过，在欣赏两位同志的精神交流的同时，也注重起同性恋的困难处境。	号角举起
2014	《伊娃》 黎紫书	女同志 / 双性 恋者	女主角身在德国，故事在提及她的回忆与现在。有她与另一位女同志相知的情感故事，同时她亦与一位男性同居，不排除女主角是双性恋的可能。	开篇用“我们这些人，终究非这个粗糙的时代所能善待”点出同志处境，又用两位女同志在七天里的相处营造浪漫美感，但二人最后还是分开了。暗喻同志前路漫漫的悲伤与无奈。	号角举起

2015	《FAHAM》 棋子	男同志	华裔男同志恋人的生活描写，着重在观念与文化不尽相同的二人如何互相包容，跨越不同种族与宗教的禁忌。	提及二人观念与文化的不同时，因十分贴近生活而令人生出了力不从心的无奈感。进而想起不论是华人的世俗观抑或是穆斯林的禁忌，这两个角色的身份与同性恋摆在一起，似乎就是一个悲剧，但全文的内容却偏向日常温馨。	号角举起
2016	《我们在冰冷的岛屿上相拥》 吴鑫霖	男同志	主角是不受家人认同的男同志，逃出家乡，在大城市乖戾工作，遇见许多同类，却始终得不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最后决定回家。	注重讲同志与家人的关系如何让同志感到无力。不被家人接受的男同志离开家乡却总是没有归属。也以男同志们的对话带出这一群体的无根状态，还讲了隐瞒性向结婚的同志，带出同志自我切割/隐瞒的悲哀。	号角举起
2017	《戒的诱惑》 Hezt	男同志	巫裔与华裔男同性恋之间性张力十足的同性情色书写，极具冲击感的内容。	在巫裔炮友（性伴侣）提及他与男朋友的状况以及对于自己未来要娶妻这件事的时候悲伤的情绪就涌出了，华裔主角亦认同，他们这样的人没有永恒可言。	号角举起
2018	《含含》 林韦地	男同志	一位医生在被男同志病人挑逗以后的遐思，患得患失的感觉很浓重。二人在诊疗所里的互动，医生与妻子的对话也很耐人寻味，同时讲了医生的性取	与其他作品比较而言算是没有比较浓重悲伤的情感，但有对于自身性取向的迷惘再慢慢过渡到认识自我与接受自我的结果。以病人这明显	号角举起

			向问题可能由他的过往所影响。	是男同性恋的角色之状态暗喻男同志的困境。	
2018	《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 许通元	男同志	主线是两个男同志游山水的故事，副线是男主角大学教授（印尼恐怖分子）的故事。	内容所包含的元素较杂，负面情感的体现也就相对地减少了，多以两位主角的聊天及回忆中的人带出同志不被接受，以及二人作为同志心知肚明却略显麻木，各过各的状态。	号角举起

